

孫子的貴因戰略戰術和戰鬥

孫子十三篇對於古代傳來的「貴因戰略」，予以一大發展，它不但把「貴因」當作戰略使用——在敵人國內從事戰略的「利用地形地物」；而且當作戰術和戰鬪使用——在敵人國內和軍隊內從事戰術和戰鬪的「利用地物」，也即在「全國為上，全軍次之」、「不戰而屈人之兵」和「上兵伐謀」等等戰略的「貴因」之外寫出戰術和戰鬪的「貴因」，這便是「用間篇」中的理論。

「用間篇」分間諜為五種：一、鄉間；二、內間；三、反間；四、死間；五、生間。

- 「鄉間」由敵國的「人民」任之（例如「人民解放軍」即由「人民」編成者），原文云：「鄉間者，因其鄉人而用之。」
- 「內間」由敵國的官吏任之（例如毛澤東之於蘇俄，吳石之於「北京」），原文云：「內間者，因其官人而用之。」
- 「反間」由敵國的間諜充任之。原文云：「反間者，因其敵間而用之。」
- 「死間」由本國人為之，原文云：「死間者，為誑事於外，令吾間知之，而傳於敵。」
- 「生間」亦由本國人為之，原文云：「生間者，反報也。」

我們特別要注意，這五種間諜中的「鄉間」、「內間」和「反間」，統由敵國官民任之。就是「死間」和「生間」也有由敵國官民充任的史例，這樣他的五間可以說都用的是敵國官民。敵國官民何以不愛其祖國，卻出賣其祖國，替我國作間諜——即第五縱隊，這唯一妙訣，在一「因」字。二千年來，通統滑口而過，未求甚解，忽略這一「因」字，這一「因」字便是上文詳引的「貴因」的「因」字，「因其鄉人」，敵國的人民便可替我國作「鄉間」；「因其官人」，敵國的官吏便可替我國作「內間」；「因其敵間」，敵國的間諜也可替我國作「反間」；以至於「死間、生間」，工夫都在這一個「因」字上。

前文釋「因」為「利用」。「利用」含「收買」、「利誘」、「威脅」、「欺騙」、「麻醉」、「拉攏」、「扶植」諸義。但必須敵國官民與其政府間有了「矛盾」，方能下手利用，即必須「攜貳」，方能「用間」。在「用間」篇中所載「因的技術」凡二：一、爵祿；二、百金。在「用間篇」以前，「因的技術」還有一種，即「美色」（此即「因」——「姻」的原始技術）；在二千年來逐漸發現新技術，我按時間先後歸納成為六種：一、美色（原始時代）；二、爵祿；三、百金（以上十三篇時代）；四、宗教（拿破崙時代）；五、教育（十九世紀）；六、主義（史達林時代）。用「美色」行「因」，越有西施；今有川島

芳子。用「爵祿」行「因」，古有仲康；今有毛澤東。用「百金」行「因」，古有太宰嚭；今有毛澤東。用「宗教」行「因」，法有黎興（越南人，天主教）；日有緬甸僧（佛教）；俄有毛澤東（馬列教）。用「教育」行「因」，日有周作人；俄有劉伯承、朱德。用「主義」行「間」，日有溥義（「王道主義」）、王克敏（「新民主主義」）；俄有毛澤東（「共產主義」）。六種「因術」，用其一，即可收功，舉而用之，上智難逃。今日俄帝利用毛澤東作「內間」（第五縱隊），便是六因全用。

話往回來說：「用間篇」五間工作，首為達成「先知」，即搜集情報，「凡軍之所欲擊，城之所欲攻，人之所欲殺，必先知其守將、左右、謁者、舍人之姓名」；其次則為「為誑事於外使傳於敵」，即作反宣傳及造假情報；其三為擴大情報網，即吸收「鄉間」、「內間」和「反間」；其四為監視「死間」和「生間」，這都屬於戰術或戰鬪的使用範圍。「用間篇」就這樣地把它以前戰略的「貴因」加以深刻化、精細化、分工化，變為戰術和戰鬪的「貴因」。